



# 以美国的拉美政策为背景分析中—拉关系发展

## China's Growing Relationship with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Context of US Policy Toward the Region<sup>1</sup>

R·伊文·艾利斯博士, 美国半球防务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Dr. R. Evan Ell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the Center for Hemispheric Defense Studies)

### 引言

本文从美国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发展、美国对这种关系的反应, 以及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为各方带来的一些机遇和挑战。文章认为, 其中一些最大的挑战可能不是来自中国拉美间的军事接触, 而是来自中国公司在该地区持续扩大的实体存在和商业往来, 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副产品, 比如跨太平洋犯罪活动。

中国公司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活动, 以及此地区华人社区的需要, 将挑战中国政府就何时以及如何支持其海外侨民和公司做出困难选择。这些选择会影响到中国与该地区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1997年之前, 美国高层决策者可以说相对很少关注中国在拉美的活动。那年元月份, 当巴拿马政府把巴拿马运河两岸港口25年期可续约特许经营权授予总部设在香港的和记黄埔公司的时候, 它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在西半球的存在,<sup>2</sup> 一如多年前美国政府把运河区控制权归还巴拿马引起的轰动。<sup>3</sup>

2004年11月, 胡锦涛主席在出席智利圣地亚哥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时访问了该地区, 这次访问再次引起高度关注, 关注焦点是有关中国在下个10年内向该地区投资(或对该地区双边贸易量)1000亿美元的讨论。<sup>4</sup>

在圣地亚哥APEC峰会之后的几年里, 中国与拉美间飞速增长的商业交往吸引了美国和拉美国家政界和商界的重视, 在此期间, 从2005年到2011年, 中—拉双边贸易从49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2,380多亿美元。<sup>5,6</sup>

而最近, 随着更多中国公司在该地区出现, 随着双方军事交往不断深化, 以及跨太平洋组织犯罪活动增加,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交往的特征也开始发生变化。

本文以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为背景, 通过五个步骤检视中国与拉美不断发展的关系。文章首先解说美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政策和目标以及与中国在该地区活动的关联。接着, 文章探讨中国公司在该地区新的实体存在、这种存在对该地区的影响, 以及对这些公司本身和中国政府造成的棘手问题。然后, 文章审视美国如何应对这些新动态。最后, 文章分析这些动态在该地区可能形成哪些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 美国对拉美政策

美国政府知道, 美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关联, 不仅表现在地理概念上, 也表现在紧密的经济和人文交流上。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之为“邻近的力量”。<sup>7</sup>

就商业而言, 美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及在该地区的投资水平, 比它在世界

其他任何地区都高。<sup>8</sup> 同时，该地区向美国源源输出大批移民，意味着美国有相当多的人口在该地区都有亲属。简言之，该地区发生的事件不只直接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就个人而言也影响到美国的许多家庭。另外，地理关系意味着美国本土面临的许多最重大挑战源自该地区，这些挑战包括：毒品和有组织犯罪活动、跨越美国边境的恐怖分子威胁、地区灾难性事件可能产生的难民潮。

如果美国被认为“忽视”该地区而关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不是因为它无视这个地区的重要性，而是因为该地区最近相对来说对美国国家安全没有直接挑战，因此才使得美国能够腾出精力关注世界上距离较远的地方。<sup>9</sup>

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价值观反映在对拉美的政策和目标期待中，如下：<sup>10</sup>

- 民主、稳定、繁荣的经济伙伴；
- 保护我们所在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毒品活动的友好邻邦；
- 在世界范围协力推进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价值的国家。

虽然这三个目标不是美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政策的全面或详尽陈述，但每一项都包含着美国对该地区的期待的一个不同侧面；美国也以此为透镜，来观察和理解中国在该地区日渐增多的商业及其他形式的交往。

### 民主、稳定、繁荣的经济伙伴

使用“伙伴”一词并非偶然，而是强调美国与该地区国家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亲密关系。

“伙伴”一词也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的特殊语气。该词第一次出现在奥巴马总统 2009 年出席特立尼达西班牙港美洲峰会上的讲话里，<sup>11</sup> 继而再次出现于 2012 年哥伦比亚卡塔赫纳美洲峰会的发言中。<sup>12</sup> 通过这种语言，美国强调：它不企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该地区国家的头上，而是以符合它们自己选择和偏爱的方式共同努力。关于这同一地区，克里国务卿为 2013 年 9 月在首都华盛顿召开的会议准备了发言，其题目为：“伙伴关系的力量”。<sup>13</sup> 罗伯塔·雅各布森 (Roberta Jacobson) 向国会所做的证词中也醒目地引用了这个术语。<sup>14</sup>

同样，美国也一贯强调：该地区的政府有权与中国或它们选择的其它国家发展关系，尽管美国也许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或后果有自己的看法。

还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伙伴”是这句英文原话中的主语，不是宾语。前面提到，家庭或相邻之间的粘结力意味着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几乎天生是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这种信念有助于解释美国的信心，即相信中国在该地区建立经济联系，对于该地区和美国的经济关系来说，更可能是互补而非相冲。<sup>15</sup>

尽管如此，该句子的重点和美国的目标是：它在该地区的伙伴应该是“民主、稳定、繁荣”。

“民主”一词放在首位，显示美国对民主的强调，它视民主为该地区的一项价值取向，关联到核心，即“民主”对美国来说是自己国家身份的核心价值。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使我们理解美国在某些情况下真切的担忧，它担心中国与西半球国家的交往中也许会支持那些它认为非民主的政体，或者削弱其它国家的民主制度。

“稳定”一词反映出美国的信念，它认为急速或极端的变化，如果超出社会法律或规范架构所规定的渠道，往往产生不利于该社会和美国福利的结果。由此来看，中国公司参与的大规模项目可能引发当地社会抗议风潮或居民失去家园，成为美国担忧的一个根源，因为它可能不利于稳定，尽管原则上美国不否认该地区有权自主选择与外界签约。

最后，“繁荣”一词表明，美国真诚地希望该地区能健康发展。这个表示亲密的术语，美国谈及其它地区时并不经常用到，它也表明美国喜欢把该地区看作是自己的“邻居”。该词语还反映出美国的认识，即不太贫穷和比较公正的政体很可能是较好的邻居和伙伴（包括贸易、政治与文化交往），它们不太可能被用作犯罪和恐怖活动的基地。对美国来说，中国与该地区的交往有助于该地区的繁荣，因此通常被看作有积极作用。<sup>16</sup>

### 帮助保护我们所在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毒品活动的友好邻邦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第二个目标，反映出地理上的友好近邻对美国的重要性，因为友好邻邦不会助长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而能帮助美国保持“邻里街坊”不受威胁。

选用“友好”一词来修饰这句话里的邻居意义重大。美国极不舒服看到其边境上或近边境地区有国家积极对抗美国的利益。中国在经济上间接地支持了像委内瑞拉这种政权的生存，因此这是一个令美国担忧的问题，即使中国避免与这种政权的反美言行发生牵连。<sup>17</sup>

“恐怖主义”和“非法毒品”这两个术语的选用突出表明，美国决策者对该地区的关注中，一个主要的担忧是担心那些敌对的或

治理不善的国家可能会成为企图渗入和伤害美国的团伙的盘踞地。<sup>18</sup> 该地区毒品走私与美国国内犯罪威胁之间的关联，在助理国务卿雅格布森 2013 年 5 月向美洲委员会的报告中得到强调，她说：“多年来我多次指出，我们的执法机构相信，墨西哥毒品集团在美国 250 多个城市中大肆活动……这怎么能不关我们的事呢？”<sup>19</sup>

虽然美国国务院一直较少谈及美国面临的来自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但奥巴马总统于 2012 年 12 月签署了“因应伊朗在西半球影响力法案”，该法案得到共和党大力支持，获国会通过。<sup>20</sup>

在这个领域，伴随中—拉经济交往而增多的跨太平洋犯罪活动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sup>21</sup> 并且，与犯罪团伙有牵连的政府官员可能从这些经济交往中获益，因而同样令人担忧。美国还担心该地区被用于其它类型的犯罪活动，例如人口偷渡、绑架、利用该地区发动网络袭击和网络犯罪，等等。<sup>22</sup> 另一方面，中国资助该地区国家的执法机构，而这些国家加大对华出口能生成更多资源，投入到打击犯罪的努力中，这些都是中国在该地区活动的积极因素。

### 在世界范围协力推进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价值的国家

对美国来说，民主和自由市场不是美国强加给世界的价值观，而是美国相信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的原则；因此，美国希望自己的伙伴与之携手支持这些原则，无论是在地区论坛，比如“美洲国家组织”，还是在范围更广的论坛，比如联合国。正如克里国务卿所言：“很简单，各地人民秉持相同价值观，共享普世价值，这些价值引起每个人心中的共鸣。它们不属于任一个国家，不属于某个

政党，不属于任何领导人，也不属于某种意识形态。”<sup>23</sup>

为此，像“太平洋联盟”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倡议，对美国来说都是积极的发展，美国相信这些多边倡议有助于界定新兴的跨太平洋合作结构为该地区所有人造福。<sup>24</sup>

反过来说，中国在向那些不愿意遵守这种标准的政权提供“替代选择”中发挥的作用，则令美国担忧，因为这种作用削弱美国在整个拉美地区推动共同价值观的努力，例如民主、自由市场、透明度，等等。

## 中国在拉美不断扩大的存在

虽然美国有些人相信中国及其公司加强与拉美交往是抱有不良动机，<sup>25</sup>但美国政府和学术界主流舆论认为，这些交往是中国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的驱使。这些必要性包括：获得可靠的初级产品来源、保证中国广大人口温饱、开发和保护中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寻求获得技术和全球信息流通的渠道。<sup>26</sup>

尽管这些必要性本身没有被看作是恶意的，但美国分析家懂得：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的追求也许会负面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在治理能力和经济发展等领域产生不利后果，或削弱该地区国家政府就美国努力在该地区推行价值观和标准与美国合作的兴趣。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支持中国公司和公民在拉美地区的活动时，必须在各种相互冲突的需要之间做好平衡。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可以说受益于一个“多极”世界秩序，而美国及其理念在这个多极世界秩序里不支

配关键制度或双边关系。例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其它国家对西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敌视，为中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提供了在这些国家开展商务的重大机遇。

另一方面，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政府，继续是中国的重要市场和投资及技术来源，同时中国经济与西方金融市场有着内在联系。如此，如果美国认定“中国威胁”太大而决定把中国拒于美国市场、技术及资本的门外，即使美国和全球经济为此受损也在所不辞，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挫伤。因此，虽然中国政府欢迎并寻求从诸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国家所代表的“多极化”获益，它也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尽量不公开与这些政权的反美政治项目发生关系。

然而，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以不同方式处理发展全球关系和消除美国疑虑这两者之间的适当“平衡”。习近平主席决定利用其2013年6月出访美国的机会，在美国的三个近邻（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墨西哥）会见了十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他们开展国事访问。这一决定传递了一条象征性信息，即他的政府也许不会像其前任那样在乎美国的感受。<sup>27</sup>

除了由扩大的中国贸易和该地区中国公司的存在引起的问题之外，这种关系有两个方面很可能引起美国以及该地区的特别关注：与新贸易关联的跨太平洋犯罪活动，以及中—拉军事交往。

## 跨太平洋犯罪活动

涉及中国团伙在拉美和加勒比的跨太平洋犯罪活动，很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该地区的安全部队很少有力量调查他们，包括寻找涉及中国公司和华人社区的证据。

这种活动也强化了对华人的不信任感，无论这种认识也许多么不公正。

迄今发现有这类犯罪活动的主要领域包括：人口偷渡、毒品及毒品原料、货物走私、洗钱、军火走私，等等。<sup>28</sup>

人口偷渡在中—拉关系中可能对中国政府带来重大挑战。虽然该地区的大部分华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但是来自中国的偷渡者常常匿藏于华人社区，这种现实使外界认为，整个华人社区都是这类犯罪活动的同谋。而且，加勒比海盆地中的小国中，华人社区规模得益于这种交易而明显扩大，益发加深了外界的看法，认为华人社区总体来说对更广大的社会是一种“威胁”。

来自中国的人口偷渡活动将该地区作为中转点，也驱使组织偷渡的的华人蛇头帮派（比如“红龙”）和那些把持着拉美地区偷渡路线的犯罪集团（比如“洛斯哲塔斯”）建立勾结。<sup>29</sup> 偷渡路线的落脚点经常包括太平洋沿岸港口，例如墨西哥的瓦亚塔港和曼萨尼略港、靠近墨西哥城的克耶肯，以及边境城镇，例如墨西哥与危地马拉交界的塔帕丘拉镇等。<sup>30</sup>

在毒品领域，中国既是输出方又是输入方。一方面，人们相信中国（还有印度）的公司向墨西哥和中美洲具备实验室制造能力的犯罪组织出售毒品原料，例如麻黄碱和类麻黄碱；<sup>31</sup> 另一方面，可卡因从安第斯地区的来源区国家偷运到香港、澳门等城市，再进入中国。据信锡那罗亚贩毒集团正企图打入亚洲市场。<sup>32</sup> 从智利运往亚洲的可卡因曾在途中被截获，<sup>33</sup> 并有报道说墨西哥贩毒集团和亚洲海洛因贩运集团之间有来往。<sup>34</sup>

至于进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中国走私货，大多数走私贩子好像都是当地的商人，而不是来自中国，但也发现个别案例，例如“飞龙帮”和“大圈帮”成员曾把违禁品走私到三国交界地带。<sup>35</sup> 一般而言，由于中国商品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犯罪活动之间有牵连，所以导致了人们对该地区所有中国商品和商人的负面看法；受此株连，也损坏了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建立积极形象的努力。

### 中国拉美军事交往

对美国分析家而言，在评估中国政府扩大与该地区关系的意图时，中—拉军事交往一直是令其深感兴趣的话题。<sup>36</sup> 中国与该地区的军事关系通常被分为三类：军售、军事训练和官方互动、中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实体存在。<sup>37</sup>

中国对该地区的军售已经从出口低价物品过渡到销售高级军用车辆和系统，做法上通常是首先利用政治相投的政府（例如委内瑞拉），然后扩散到盟国，例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最近还有阿根廷。例如：中国先售给委内瑞拉 16 架 K-8 教练战斗机，<sup>38</sup> 然后向玻利维亚卖出 6 架；<sup>39</sup> 又例如中国先向委内瑞拉出售 JYL-1 防空雷达，<sup>40</sup> 接着便向厄瓜多尔出售。<sup>41</sup>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个国家还和中国有单独的项目往来，包括厄瓜多尔租用中国 MA-60 运输机，<sup>42</sup> 玻利维亚武装部队购买中国 H-425 直升机，等等。<sup>43</sup>

委内瑞拉仍然是中国军用物品进入该地区的主要入口点，除前面提到的 K-8 教练机之外，还有 Y-8 和 Y-12 飞机，<sup>44</sup> <sup>45</sup> 加上已宣布购买的两栖突击车和 Z-9C 反潜直升机，等等。<sup>46</sup> <sup>47</sup> 不过，这些销售业绩固然有助于中国武器公司在拉美地区演示其产品并积累经验，但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武器销售终究远远

不及俄罗斯装备，自 2005 年以来，俄罗斯对拉美军售已经超过了 110 亿美元。<sup>48</sup>

中国面向拉美的军售也遭受了许多重大挫折，其中有 K-8 战斗机在委内瑞拉巴基西梅托军用机场附近坠毁，<sup>49</sup> 运输机合同被取消，<sup>50</sup> 之后与厄瓜多尔政府的雷达采购合同也被取消，<sup>51</sup> 秘鲁政府计划采购 MBT-2000 坦克的合同被取消，<sup>52</sup> 阿根廷政府仅买了 4 辆 WMZ-551 人员输送装甲车之后就终止了合同，<sup>53</sup> 中方对秘鲁防空系统项目竞标失败，等等。<sup>54</sup>

另一方面，中国武器公司似乎也取得进展，同时也在适应当地的条件及交易敏感性，是以推动武器项目的发展。例如，中国公司宣布了与阿根廷合作生产中国 X-11 直升机<sup>55</sup> 和 FC-1 战斗机的计划，<sup>56</sup> 这两项交易都是通过与中国阿根廷业界建立伙伴关系，包括一部分生产在阿根廷本土进行。

中—拉武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涉及到捐赠卡车和巴士等军民两用型车辆，作为见面礼向拉美军方展现善意并打通关系。中国解放军从 2006 年之前开始就向玻利维亚军队赠送卡车和巴士等常见礼物，后来进一步向厄瓜多尔军队赠送。<sup>57</sup> 其它重要礼物包括：2006 年向秘鲁赠送一套野战医院设备；最近在 2013 年 9 月向安提瓜和巴布达军方赠送 14 辆训练用卡车；<sup>58</sup> 2013 年 8 月宣布向苏里南国防军赠送 10 辆卡车和巴士。较小规模的赠送也起到了敲开大门和保持关系的类似作用，这类礼物包括：在牙买加国防军为应对 2010 年 5 月蒂沃利花园暴力事件而经历困难之后不久，向其赠送非杀伤性军用物资；<sup>59</sup> 向哥伦比亚和圭亚那国防军赠送礼物，等等。<sup>60, 61</sup>

除武器之外，中国军队也通过访问、训练、专业军事教育等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强化军事关系。除国家领导和机构互访之外，中国国防大学位于昌平的防务学院接受了来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与中国保持外交关系的每个国家的军官学员，为他们开设战略级课程。<sup>62</sup> 中国军方在南京和石家庄的海军及陆军院校也为拉美军事学员开课。<sup>63</sup> 此外，一部分涉及中国飞机及其它装备销售的战术训练也在中国进行，<sup>64</sup> 中国也已经开始为哥斯达黎加国家警察进行缉毒训练。<sup>65</sup>

这种专业军事教育与训练活动对于中国可以说与军售一样重要，因为它们使解放军能与拉美武装部队的现任及未来领导人发展个人关系，并帮助他们理解拉美军队如何在国家社会中行使关键职能。

最后，中国也在拉美地区有少量定期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从 2004 年到 2012 年 9 月驻扎海地，<sup>66</sup> 2010 年 11 月与秘鲁一起进行“和平天使—2010”人道救援联合演习，以及 2011 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加勒比海域活动，等等。<sup>67</sup>

## 中国公司在拉美面临的挑战

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组织犯罪牵连和军事关系的发展将继续引起美国的关注，不过，中国在拉美最严重的挑战很可能来自该国公司在拉美土地上日渐扩大的实体存在。

中国公司在拉美地区不断加大的实体存在，反映出这些公司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扩大的需求，落脚生根所必须的工作设施、金融来往等基础条件也逐步成熟。中国公司在不同的领域活动，初级产品工业有石油、采矿、农业、建筑、制造业和零售业，特别服务领

域有电信、物流、银行，等等，每个领域都有特定的变数和挑战。<sup>68</sup>

中国公司及其人员在当地落脚之后，就要服从当地的法规、政府的决定，以及运作环境中的其他要求；同时也会对当地产生影响，引发反应。另一方面，中国公司面对各种挑战时，有时需要向本国政府寻求帮助。

从过去的情况来看，这些挑战可能涉及到企业并购获准、工程竞标、项目立项、与当地劳工 / 分包商 / 社区 / 环境团体 / 政府的关系、中国公司驻地和人员的安全，等等。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本国公司和人员在当地运作中面对的问题，公开表现相对克制；不过有些做法，如 2010 年停止从阿根廷进口豆油则表明：<sup>69</sup>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也许会使用其影响力来增进或保护本国公司和海外公民的利益，而在处理方式上非常不同于西方做法。

## 中国的软实力

在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关系并支持本国公司公民开展活动方面，中国的软实力之大，超出外界普遍的认识，且出自各种来源。<sup>70</sup>

和美国不同，中国从该地区得益，主要不是通过当地的华语社区、接受过中国高等教育的群体，或者对中华文化特别亲和的群体（尽管中国在这方面正取得进展）。

有助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该地区一些公民希望和中国交往并获益，即使这些希望和期待并不完全准确。例如有些人希望进入巨大且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不仅出口初级产品，也希望出口消费品。有些人希望得到

中国贷款和投资。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国，还希望通过中国因素来制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而能奉行本国政策而不至受西方投资者、银行或政府的限制。<sup>71</sup>甚至玻利瓦尔联盟之外的其它拉美国家也承认，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它们而言，了解中国并与其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大。<sup>72</sup>

最后，如以下部分将要讨论的，中国公司在该地区从事越来越多的经营，作为雇主，作为向当地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的企业，作为社区的参与者，都在发挥影响力，当然同时也成倍增加了冲突的风险。<sup>73</sup>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软实力也面临重大掣肘，包括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该地区总体而言对中国人的普遍不信任感。从拉美的角度看，中国人员（同样是因为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不与当地社区交往或者不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这种看法更强化了对中国人的不信任感。

中国还需面对何时以及如何运用这种影响的窘境，毕竟中国长期信奉不干涉它国事务的原则。<sup>74</sup>

## 美国目前政策和对中—拉交往的反应

面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加强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交往，美国从一开始就强调，该地区有权选择和任何国家建立关系，同时也强调希望避免看到在当今互联的世界秩序中，中国为国家发展需要而开展的追求恶化成地缘政治冲突。<sup>75</sup>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以及国务院和国防部等，对中国政府、中国公司和中国其他参与者在拉美的活动，政策都相对连贯。

一方面，美国承认拉美国家有权自主选择与别国发展关系。然而同时，美国一再表现出担忧，忧虑其中一些活动缺乏透明，<sup>76</sup>以及这些交往可能对美国及其他国家鼓励该地区建立良好治理及治理规范的努力构成间接的影响。

在军事领域，当时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帮办弗兰克·莫拉（Frank Mora）承认，拉美军队有权自由与别国交往，他指出：中国军售和训练所提供的能力能够帮助该地区建立效能。然而，他对这种关系的透明度不足表示担忧。<sup>77</sup>他的前任罗赫里奥·帕尔杜-毛勒（Rogelio Pardo-Maurer）2005年4月向国会作证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西半球的军事活动（包括军售）对美国造成直接的常规威胁。”然而他补充道：“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担忧。”<sup>78</sup>

回头再来看本文第一部分对美国政策目的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美国在应对中国在拉美活动时可能遵循的几项原则，尽管这些原则纯粹代表笔者的个人分析：

- 总体而言，美国可能欢迎中国对该地区开展的、有助于该地区发展及繁荣的商务交往，只要这些活动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并且其竞标和开发市场的操作符合公平的市场导向做法。
- 美国愿意看到中国对该地区的援助、贸易、贷款、投资和其他活动，只要这些活动以透明方式进行，不企图削弱该地区国家与美国及西方公司的关系，并且有助于：
  - 提高民主政府体制的能力；
  - 各国家政府或地区对抗或抵制恐怖主义；

- 各国家政府或地区打击犯罪和安全破坏活动，尤其是新现的跨太平洋组织犯罪活动。

- 美国也许会特别担忧中国政府、中国公司或中国其他参与者在该地区的活动，如果这些活动：

- 表现出利用其政治或经济关系来策划或进行损害美国或其利益的行为，或促使或鼓励其他参与者如此做；
- 向非民主或敌视美国的政权提供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援助，尤其是如果这种往来以秘密方式进行的话；
- 表现出削弱民主体制；
- 表现出滋生腐败或犯罪；
- 表现出引发社会动乱；
- 表现出削弱政府治理能力，例如增加该地区被跨国犯罪或恐怖主义集团利用的风险。

## 未来的几种可能发展趋势

除一般原则外，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地位演变及美国的政策反应，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互动，因此难以预测。

在该地区的每个国家内，中国的地位将反映出三种动态过程之间的平衡：(1) 与中国加强地区实体存在相关的冲突风险是否加大；(2) 随着中国加强地区实体存在，各方如何学会适应并深化相处；(3) 中国重要性加大后，中国及其代理如何更多利用中国影响力提高东道国民众生活。在一些国家，冲突风险超前于学习的速度，从而导致项目的失败和对中国、中国公司或华人整体的负面看法。在其它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会学会如何在当地文化背景中有效地经营，并利用自

己新的影响力来战胜挑战，生成正面的结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形势下，具体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从而形成复杂的局面：中国在有些地方取得成功并受到尊重，在其它地方则相反。

### 关键时刻

当前段论述的动态逐渐展开时，在一种或多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关键时刻”，这些关键时刻在塑造中国与东道国的关系和它在该地区的地位方面起着尤其重大的作用。对于这些事件来说，最大的影响不是来自事件本身，而是该东道国和该地区的参与者如何根据自己对所发生事件的解释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该事件带来的机遇和威胁。

至少有两类这种事件涉及到中国的选择，影响着中国决定是否及如何保护其公司、公民及其他利益不受它在该地区面临的具体挑战的伤害：

第一，当地政府如果认为中国公司和公民在当地的的活动缺乏公平并损害当地利益，就会实施反对行动。中国政府如果消极不应，将传递重要信息；但若动用严厉的经济或外交影响力，也可能引发后果，可能引起该地区决策者的警惕，认为中国代表一种他们必须防备的“新帝国主义”。

第二，与中国关系密切且批准中国许多项目的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如果被暴力推翻，中国可能措手不及，形势恶化之下，中国许多人员和昂贵资产可能陷入危险。中国可能认为多边解决方案过于缓慢或不能适当保护其公民和资产。尤其是，如果中国公司、工人或华人在混乱中受到攻击的话，中国将不得不做出选择，或者接受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者采取比以往更积极的干预方式来提

供保护——在索马里和利比亚形势急剧恶化时，中国选择了撤离人员。

中国应对这种危机的方式也可能造成中国人所不喜欢的外界印象。当形势恶化时，中国公司也许仿效其在非洲的做法，雇用强大的私营保安队伍。如果这些保安人员行为不端，就会玷污该地区华人的形象。

除“关键时刻”之外，中国、美国和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动态关系也可以通过“假设场景”来进行分析。下面五种假设不能概括所有可能性，但大致能反映出未来的发展趋势：

- 现状延续而无定数
- 逐步整合和发展伙伴关系
- 区域集团出现
- 经济危机
- 全球冲突

**现状延续而无定数。**中国持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和中国公司在该地区的存在继续扩大。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基本保持目前现状，没有重大变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政治或经济领域没有重大动荡。中国在该地区某些国家的地位继续加强，不断加大投资（同时扩大贷款）、工程建设和商品销售。相较而言，在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来自中国的投资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有些地方对中国、中国公司和当地华人少数族裔的负面看法，引发反对中国公司的行动和反对华人的暴力。尽管如此，这种极化趋势始终有限，没有出现极端暴力或外交关系断裂，有的关系在改善，也有的在恶化。

**逐步整合和发展伙伴关系。**随着目前经济条件的一些改善，中国公司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变得越来越精明老练，积极扩大在拉美地区的存在，辅之以金融、信息、法规制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并得到当地伙伴的协助。在适应该地区运作的种种需求的同时，中国公司在经营方式上变得真正全球化，他们主要雇用当地人员参与在拉美的经营和管理，也开始参与当地社区活动。中国公司在该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都建立存在。

随着中一拉之间的伙伴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中国公司实施研发与供应链全球一体化，这些公司的“华人”身份逐渐褪去，基本就像比中国先到该地区开展经营的日本和韩国公司那样。

**区域“集团”出现。**该地区就如何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交往（不是是否交往）按意识形态的不同出现分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国在项目和商业流程方面采用基于国家谈判的互动模式；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实施强调自由市场、合同、透明度及灵活性的做法；由巴西领头的第三个集团实行更加重商和保护主义的措施，这种措施允许某些合作，但在税收与法规、中国投资和工程项目批准程序等方面，双方不断出现冲突。

**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美国及欧洲经济持续低迷而不断压低出口商品价格，导致中国失去进口拉美商品的热情。同时，中国为摆脱自身及发达国家经济困境带来的困难，鼓励中国公司和银行更加大胆地进军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视其为替代市场和资本目的地，从而引发拉美一些商业集团视中国公司为一种威胁。

拉美地区不断恶化的经济环境和为获取像美国这种出口市场的竞争，导致人们更加从零和角度看待中国公司。日渐缩小的经济机会也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压力，其结果，尤其在加勒比地区，更多的人不满中国社区的扩大及对非华人店业的挤压，由此激起种族矛盾。

假设这种情况向更极端发展，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波及到中国，导致中国在拉美的重大工程项目叫停。拉美部分地区开始怀疑其原先的设想，质疑中国究竟有无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或者中国是否不堪其内部经济矛盾而瘫痪。该地区对于中国的态度出现转向，不再像目前这么正面积极，政治领导人和商人加速转向亚洲其它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以期建立新的贸易关系并吸引投资。

**全球冲突。**亚洲的安全形势恶化，使中国在一场波及全球的冲突中与美国对立，包括军事行动，以及在贸易、金融、网络和其它竞技场上相互摧毁的敌对行动。拉美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联盟和商业资产变成两个大国之间争斗的工具。

## 结语

中国与拉美关系的未来涉及到中国、美国、拉美各国政府，以及各方私人参与者之间的复杂互动。

虽然以上讨论了一些比较消极的情况，但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处理得当，中一美一拉“三角”关系可以保持为积极有益。美国一向认为，承认不信任和竞争是建立信任与和谐的必要部分。

美中之间肯定存在一些不信任。而且，中美两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活动，包括各自公司和公民的活动，也许为彼此造成一些不利后果。尽管如此，两国各自在该地区追求的目标之间，目前好像没有出现根本的

国家利益冲突。其实在许多领域，两国有着共同的兴趣和合作的机会。找到合作的途径不是选择，而是必须，因为敌对行为对中国、美国 and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后果，都实在不堪设想。♣

## 注释：

1. 笔者现在位于华盛顿的 William J. Perry Center for Hemispheric Defense Studies 西半球防务研究中心任助理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西半球研究中心的立场。
2. 按巴拿马公法第 5 篇，巴拿马于 1997 年将 25 年期特许经营权授予和记黄埔公司。参看 Constantine C. Menges, China: the gathering threat [ 中国：正在聚合的威胁 ], Nelson Current, 2005, p. 396.
3. 例如，参看 Steven Mufson, “In Panama: Ports in a Storm; GOP Critics Decry Hong Kong Firm's Role at Each End of Canal” [ 巴拿马港风狂雨骤，共和党对香港公司把持运河提出强烈反对 ],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8th, 1999.
4. 例如，参看 “Foreign Minister Li Zhaoxing Comments on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President Hu Jintao's Trip to Latin America” [ 李肇星外长评论胡锦涛主席拉美之行的成果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26, 2004.
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 贸易统计数据年鉴 ], 2012, p. 924.
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 贸易统计数据年鉴 ], 2012. p. 155.
7. Charlene Porter, “Clinton Seeks to Build on Power of Proximity in Americas” [ 克林顿国务卿寻求建设美洲的临近力量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article/2012/04/201204133806.html#ixzz2f9Rwrl5W>, April 13, 2012.
8. 美国与西半球贸易在 2012 年为 1.46 万亿美元，占美国全球贸易额 38%。其第二大贸易区为亚洲，贸易额达 1.29 万亿美元。参看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 Trade by Geographic Regions” [ 美国贸易按地区统计 ], <http://dataweb.usitc.gov/scripts/Regions.asp>.
9. 助理国务卿 Roberta Jacobson 于 2013 年 2 月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作证，指出该地区目前态势是，可利用并藉以推动地区良性发展的“机会”远大于必须立刻应对的“威胁”。参看 Roberta S. Jacobson, “Statement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 向外交事务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提供的陈述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p/wha/rls/rm/2013/205468.htm>, February 28, 2013.
10. Bureau of Western Hemisphere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ial mission and objectives statement [ 正式使命和目标陈述 ], <http://www.state.gov/p/wha/about/>.
11.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Summit of the Americas Opening Ceremony” [ 美洲峰会开幕式总统发言 ], Port of Spain, Trinidad,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ummit-americas-opening-ceremony>, April 19, 2009.
1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 Summit of the Americas Opening Plenary” [ 奥巴马总统为美洲峰会开幕大会准备的发言 ],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4/14/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prepared-delivery-summit-americas-opening/>, April 14, 2012.
13. 因为叙利亚形势突变需要应对，克里国务卿被迫取消此发言。参看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tice to the Press, “Canceled Due to a Scheduling Conflict: Secretary Kerry To Deliver Remarks on Latin America at the 17th Annual CAF Conference” [ 日程冲突，克里国务卿被迫取消原定在第 17 届 CAF 年会上所做的关于拉美形势的发言 ],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3/08/213670.htm>, August 30, 2013.
14. 见注释 9。
15. 例如，通过全球一体化供应链，中国公司可以在墨西哥建立生产基地，然后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向美国输出商品。

16. 例如, 参看 William J. Burn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Asia, the Americas, and U.S.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 亚洲、美洲, 以及美国的新世纪战略 ], Remarks at World Affairs Councils of America Nation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http://www.state.gov/s/d/2011/176667.htm>, November 4, 2011.
17. “Pekín se desmarca de vínculo ideológicos con Venezuela a la llegada de Chávez” [ 北京欢迎委内瑞拉查韦斯总统到访, 但不牵扯到其意识形态及反美言论 ], *El Universal*. Caracas, Venezuela, September 23, 2008.
18. 虽然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对大麻合法化, 本届政府在联邦层面对大麻的法定立场不变。奥巴马总统在 2012 年美洲峰会上发言说: “我知道外面沸沸扬扬, 有人呼吁对大麻合法化。为了我们的公民——所有公民——的健康和安全, 美国不会滑向这个方向。”参看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 Summit of the Americas Opening Plenary” [ 奥巴马总统为美洲峰会开幕大会准备的发言 ],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4/14/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prepared-delivery-summit-americas-opening/>, April 14, 2012.
19. Roberta S. Jacobson, “Remarks at the 43rd Annual Washington Conference on the Americas” [ 在第 43 届华盛顿美洲会议上的发言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p/wha/rls/rm/2013/209381.htm>, May 8, 2013.
20. “Countering Ira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ct Of 2012” [ 因应伊朗在西半球影响力法案 ], Public Law 112-220, <http://www.gpo.gov/fdsys/pkg/PLAW-112publ220/pdf/PLAW-112publ220.pdf>, December 28, 2012.
21. 关于这些活动的详细介绍, 参看 R. Evan Ellis, “Chinese Organized Crime in Latin America” [ 中国人在拉美的组织犯罪活动 ], *Prism*, Vol. 4, No. 1, December 1, 2012 pp. 67-77.
22. 关于中国公司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电信项目如何引起美国对网络空间问题的担心, 参看 R. Evan Ellis,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Chinese Activities in the Latin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 中国在拉美电信领域活动的战略意义 ], *Revista Científica ‘General José María Córdova*, Ed. Jesús Alberto Suárez Pineda, Vol. 11, No. 11, January-June 2013, Pp. 121-140.
23. John Kerry,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 Pacific Partnership” [ 关于 21 世纪太平洋伙伴合作的发言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4/207487.htm>, April 15, 2013.
24. 美国就被太平洋联盟吸收为观察员发表官方声明, “美国乐于看到太平洋联盟整合市场及各成员国推动本国经济政策取得进步, 为拉丁美洲做出了榜样。我们希望通过观察员地位表达对这些成就的支持, 并推进美国与各成员国共享的价值观, 包括扩大自由市场, 减少不平等, 开放贸易, 以及欢迎国外投资。”参看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ipation as an Observer to the Pacific Alliance” [ 美国作为观察员参加太平洋联盟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3/07/212205.htm>, July 19, 2013.
25. 例如, 参看 Roger F. Noriega, “Chávez and China: Challenging U.S. Interests” [ 查韦斯与中国: 对美国利益的挑战 ], AEI Online, <http://www.aei.org/article/foreign-and-defense-policy/regional/asia/chvez-and-china-challenging-us-interests/>, April 20, 2010; 另参看 Manuel Cerejjo, “Inside Bejucal Base in Cuba: A Real Threat” [ 古巴 Bejucal 基地内幕: 真正的威胁 ], *The Americano*, <http://theamericano.com/2010/08/27/bejucal-base-cuba-real-threat/>, August 27, 2010; 另参看 Nelson Chung, “US faces surprise attack with canal giveaway: Analyst” [ 美国面对运河易手的突然袭击 ], *Global Security*, November 17, 1999.
26. 关于这些目的的分析, 参看 R. Evan Ellis, *China in Latin America: The Whats and Wherefores* [ 中国在拉美: 做什么和为什么 ],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9.
27. 例如, 参看 “From pivot to twirl” [ 从枢转到扭转 ], *The Economist*, July 8, 2013; 另参看 R. Evan Ellis, “China’s New Backyard” [ 中国的新后院 ], *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June 6, 2013.
28. 见注释 21。
29. Ernesto U. Savona, “Case Studies of Organized Crime” [ 组织犯罪案例研究 ], <http://people.exeter.ac.uk/watupman/undergrad/rtb/caseorg.htm>.
30. 见注释 21。
31. “Capo mexicano capturado coordinaba el tráfico de drogas de Colombia y China” [ 哥伦比亚和中国合作抓获墨西哥毒梟 ], *Noticias 24*, <http://www.noticias24.com>, Mexico City, Mexico, March 12, 2012; 另参看 “Cárteles mexicanos insisten en fabricación de droga, pese a limitantes” [ 墨西哥毒品集团遭受打击但继续生产 ], *La Prensa*, Mexico City, Mexico, December 15, 2009; 另参看 “Solo mafias china y rusa superan al narco” [ 中国和俄罗斯黑社会贩毒 ], *El Universal*, Mexico City, Mexico, <http://www.eluniversal.com.mx>, July 28, 2010.

32. “Los hermanos González, juzgados en Malasia por “narcotráfico” [ 冈萨雷斯兄弟企图在马来西亚 “贩毒” ], La Prensa, Mexico City, Mexico, <http://www.oem.com.mx/laprensa/notas/n2052932.htm>, April 24, 2011; 另参看 “Arestan a 5 mexicanos en Hong Kong por tráfico de droga” [ 5 名墨西哥人在香港涉贩毒被捕 ], Milenio, Mexico City, Mexico, <http://www.milenio.com>, September 19, 2011.
33. 见注释 29。
34. 见注释 29。
35. Rex Hudson, “Terrorist and Organized Crime Groups in the Tri-Border Area (TBA) of South America [ 南美金三角恐怖分子和犯罪组织 ], Report, Washington, D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ww.loc.gov/rr/frd/pdf-files/TerrOrgCrime\\_TBA.pdf](http://www.loc.gov/rr/frd/pdf-files/TerrOrgCrime_TBA.pdf), 2003; 另参看 Alejandro Kenny, “China’s Presence in Latin America: A View on Security from the Southern Cone” [ 中国在拉美的实体存在：从美洲南锥角度看安全趋势 ], 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06, Pp. 60-66.
36. 例如, 参看 Bill Geertz, “Rising Red tide: China encircles U.S. by sailing warships in American waters, arming neighbors” [ 红浪翻滚：中国武装美洲国家在美洲水域航行战舰包围美国 ], Washington Times, Washington D.C.,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 June 7, 2013; 另参看 Cynthia Watson, “The Rise of Latin America : China’s Use of the Military Instrument in Latin America: Not Yet the Biggest Stick” [ 拉美崛起：中国运用军事机制拉拢拉美，大棒尚未形成 ], Columb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6, No. 2, Spring/Summer 2013, p. 101; 另参看 Gabriel Marcella, “China’s Military Activity in Latin America” [ 中国在拉美军事活动 ], America’s Quarterly, <http://americasquarterly.org/Marcella>, Winter 2012.
37. 关于中国在拉美军事活动的详细分析, 参看 R. Evan Ellis, “China - Latin America Military Engagement” [ 中国拉美军事交往 ], Carlisle Barracks,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ubs/>, August 2011.
38. “En agosto llegan 12 nuevos aviones K-8” [ 8 月份获得 12 架新 K-8 ], El Universal, Caracas, Venezuela, June 30, 2010.
39. “Bolivia builds defenses against ‘poachers’ of resources” [ 玻利维亚为防 “偷猎资源” 建立防御力量 ], UPI.com, August 9, 2010.
40. Maria Daniela Espanoza, “FAN utilizará radar de origen chino en ejercicio con Brasil” [ FAN 使用中国产雷达 ], El Universal, Caracas, Venezuela, August 21, 2008.
41. “Ecuador instalará cuatro radares en la frontera con Colombia este año” [ 今年厄瓜多尔沿哥伦比亚边境安装 4 座雷达 ], El Universal, Caracas, Venezuela, August 16, 2010.
42. “Proyectos de la Fuerza Aérea Ecuatoriana [ 厄瓜多尔空军工程 ], Saorbats, accessed January 13, 2011; 另参看 “Ecuador comprará aviones de transporte militar chinos” [ 厄瓜多尔购买中国军用运输机 ], El Universo, Guayaquil, Ecuador, August 16, 2010.
43. “Cámara de Senadores sanciona Ley para adquisición de helicópteros multipropósito de China” [ 就购买中国多用途直升机, 参议院提出制裁 ], Los Tiempos, Cochabamba, Bolivia, March 9, 2012.
44. “Venezuela compra a China 12 aviones de transporte” [ 委内瑞拉从中国购买 12 架运输机 ], El Universal, Caracas, Venezuela, November 29, 2010.
45. “AVIC bags big deal in Venezuela” [ AVIC 从委内瑞拉获大单 ], People’s Daily Online. July 13, 2010.
46. “China vendió vehículos blindados anfibios al ejército venezolano” [ 中国向委内瑞拉军队出售两栖装甲车 ], La Republica, Lima, Peru, July 5, 2012.
47. Oliva Kroth, “Venezuela’s military empowerment under President Chávez” [ 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总统领导下注重强军 ], Pravda, September 18, 2012.
48. Stephen Blank, “Moscow Rediscovered the South American Arms Market” [ 莫斯科重新发现南美军火市场 ], Global Security News, <http://global-security-news.com>, May 10, 2011.
49. “Se cayó avión militar en Barquisimeto” [ 军机在巴基西梅托坠毁 ], El Universal, Caracas, Venezuela, July 21, 2010.
50. “FAE desiste de comprar aeronaves a China por un ‘desacuerdo técnico’” [ FAE 因技术分歧撤销购买中国飞机合同 ], El Universo, Guayaquil, Ecuador, July 4, 2011.

51. "Fiscalia investiga FAE por contrato de radares" [ 检察官调查 FAE 雷达合同 ], El Universo, Guayaquil, Ecuador, May 21, 2012.
52. "Gobierno suspende indefinidamente compra del tanque chino MBT-2000" [ 政府无限期推延购买中国 MBT-2000 坦克 ], La Republica, Lima, Peru, April 7, 2010.
53. Jorge Elias, "Opinión: Llegaron los VCTP WMZ-551B1 chinos" [ 评论 : VCTP 购买中国 WMZ-551B1 运兵车 ], Desarrollo y Defensa, September 10, 2010.
54. Kelly Hearn, "China-Perú military ties growing stronger" [ 中秘军事纽带增强 ], The Washington Times, Washington D.C., May 27, 2012.
55. "Puricelli destac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con china en materia de defensa" [Puricelli 谈在防务功能建设上与中国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 ], TELAM, July 4, 2012.
56. Richard D. Fisher, Jr., "Argentine officials confirm joint-production talks over China's FC-1 fighter" [ 阿根廷官员证实与中国讨论合作生产 FC-1 战机 ], Janes, <http://www.janes.com/article/23497/argentine-officials-confirm-joint-production-talks-over-china-s-fc-1-fighter>, June 23, 2013.
57. "China Duplicará Colaboración Militar Copn Ecuador, Según Fuerzas Armadas Del Vecino País" [ 中厄军事合作贸易量将翻番 ], El Tiempo, Bogotá, Colombia, February 15, 2010.
58. Martina Johnson, "ABDF gets much-needed donation from China" [ABDF 从中国获得赠送以解燃眉之急 ], Antigua Observer, <http://www.antiguaobserver.com/abdf-gets-much-needed-donation-from-china/>, September 13, 2013.
59. "China sends \$3.5M in military equipment to Jamaica" [ 中国向牙买加提供 350 万美元军事装备 ], Today Online, January 15, 2011.
60. "Colombia and China sign a Military Cooperation Agreement" [ 哥伦比亚和中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 ], Colombia Air Force, Official Website, June 26, 2012.
61. "GDF Officer Cadet heads to China for specialist pilot training" [ 圭亚那国防军官赴华接受专家飞行训练 ], Guyana News, August 29, 2012.
62. R. Evan Ellis, "China - Latin America Military Engagement: Good Will, Good Business, and Strategic Position" [ 中国拉美军事交往 : 善意、善做生意、意在战略地位 ],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Chinese edition, Summer 2012, Pp. 74-87.
63. "Simpósio InterNacional no Naval Command College do Exérci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China" [ 中国海军指挥学院举办国际研讨会 ], PlanoBrazil, December 18, 2010.
64. 例如, 参看 "Aviación recibe primeros seis aviones chinos de combate K-8W" [ 航空部门接收首批 6 架中国 K-8W 战斗机 ], El Universal, Caracas, Venezuela, March 13, 2010.
65. "Costa Rica pidió a China Continental entrenamiento policial" [ 哥斯达黎加派警察去中国内地接受培训 ], El Nuevo Diario, Managua, Nicaragua, November 3, 2010.
66. Jia Wen, "Remembering Chinese peacekeepers in Haiti" [ 回忆中国海地维和部队 ], Global Times, January 19, 2010.
67. 关于媒体对这次访问的报道, 可参看 "Ja welcomes China medical ship" [ 牙买加欢迎中国医院船 ], Jamaica Observer, Kingston, Jamaica, October 30, 2011; 另参看 Glen Mohammed, "Patients praise visiting Chinese medical Ship" [ 病人赞扬中国医院船 ], Trinidad Express, November 10, 2011; 另参看 Irene Rodriguez, "Barco hospital chino llegó para atender población puntarenense" [ 中国医院船欢迎病人前来就诊 ], Nación, San Jose, Costa Rica, November 23, 2011.
68. R. Evan Ellis, China's New Physical Presence in Latin America: Challenges for the Chinese and Impacts on the Region [ 中国在拉美的新存在 : 对中国的挑战和对此地区的影响 ],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即将出版)
69. "Cristina regresó de China sin soluciones para la venta de soja" [ 克里斯蒂娜访华归来未取得豆油输华解决方案 ], Clarí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http://www.clarin.com>, July 17, 2010.
70. 有关中国在拉美发挥软实力的详细讨论, 参看 R. Evan Ellis, "Chinese Soft Power in Latin America: A Case Study" [ 中国在拉美运用软实力研究 ], Joint Forces Quarterly, Issue 60, 1st Quarter 2011, Pp. 85-91.
71. 对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等领导人而言, 中国还具有政治意义, 这种政治关联可追溯到毛泽东时代, 无论对这种关联的分析是否得当。查韦斯访华期间说, 南美革命英雄玻利瓦和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

- 可以成为“伟大的朋友”。参看 Alberto Alemán Aguirre, “Relaciones que saben a petróleo” [石油关系的滋味], *El Nuevo Diario*, Managua, Nicaragua, August 15, 2012. 同样, 莫拉莱斯于 2009 年 1 月访华期间也称自己为“毛泽东的忠诚信徒”。参看 Mireya Tabuas and Maria Alesia Sosa, “No es un cuento chino” [并不高大的故事], *El Nacional*, Caracas, Venezuela, <http://el-Nacional.com>, April 15, 2012.
73. 例如, 哥斯达黎加前总统阿里亚斯调整了其国家外交立场, 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的重要性在增大, 因此必须与之发展关系, 这对提升哥斯达黎加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至关重要。参看 R. Evan Ellis, *China in Latin America: the Whats and Wherefores* [中国在拉美: 做什么和为什么],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9.
74. 有关这种现象的更详细讨论, 参看 R. Evan Ellis, “China, S.A. as a Local Company in Latin America” [中国在拉美作为本地公司运营], *Regional Insights* William J. Perry Center for Hemispheric Defense Studies, No. 1, 2013; 另参看 R. Evan Ellis, “Learning the Ropes” [学习窍门], *America's Quarterly*, Vol. 6, No. 4, Fall 2012, Pp. 28-33; 另参看 R. Evan Ellis, “The Expanding Chinese Footprint in Latin America: New Challenges for China, and Dilemmas for the US” [扩大中国在拉美存在: 中国的新挑战, 美国的两难困境],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FRI)*, No. 49, [http://www.ifri.org/?page=contribution-detail&id=7014&id\\_provenance=88&provenance\\_context\\_id=2&lang=uk](http://www.ifri.org/?page=contribution-detail&id=7014&id_provenance=88&provenance_context_id=2&lang=uk), February 2012.
75. 关于中—拉关系此原则的权威解读, 参看 “China's Policy Paper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full text)” [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中国政策文件全文],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2008.
76. 例如, 参看负责西半球及委内瑞拉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的讲话, 见 Zhang Ting, “China 'not a threat' in Latin America” [中国在拉美存在不是“威胁”], *China Daily*, August 19, 2011.
77. William J. Burn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Asia, the Americas, and U.S.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亚洲、美洲, 以及美国的新世纪战略], Remarks at World Affairs Councils of America Nation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http://www.state.gov/s/d/2011/176667.htm>, November 4, 2011.
78. Frank. O. Mora,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volving Relationship with Latin America” [中—拉关系发展的战略意涵], Presentation to the conference, Fort Lesley J. McNair, Washington D.C., November 6, 2009.
79. Rogelio Pardo-Maurer, Testimony to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Hearing on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上作证: 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 Serial. No. 109-63, April 6, 2005.



伊文·艾利斯博士 (Dr. Evan Ellis) 是拉丁美洲经济、政治及安全问题分析家, 研究重点为拉丁美洲与中国及其它外部行为体如印度、俄罗斯及伊朗等的关系。他现任 William J. Perry 半球防务研究中心副教授, 及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艾利斯博士的著述超过 70 部, 包括 2009 年的《中国与拉丁美洲: 什么和为什么》一书, 和 2013 年的《中国与拉丁美洲交往的战略维度》一书, 以及在国家安全、财经和科技等期刊发表的文章。他曾就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向美国国会作证, 在四大洲 25 个国家一系列广泛的工商界和政界论坛上提交他的研究成果, 并经常在媒体露面, 包括 CNN 国际、CNN 西班牙语、NTN24、美国之音和马蒂广播电台。艾利斯博士持有政治学博士学位, 专修比较政治学。